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

宋　李燾　撰

太祖

乾德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升節度使班在龍墀内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御監下於是特改焉

辛卯令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濵德懷博

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

甲午供奉官王漢英決杖配隸蔡州牙前坐為新津監押日擅用官米也

丁丑詔吏部流内銓乾德五年正月一日以前罷任選人並令赴闕與免守選注官

戊戌分遣使者發畿縣及近郡丁夫數萬治河堤自是歲以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畢

辛丑賜西川諸州民今年夏租之半 詔以時平年豐

增上元張燈為五夜

初吕餘慶至成都王全斌但典軍旅嘗謂所親曰我聞古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咎或曰今䆮盜充斥非有詔㫖不可輕去全斌乃止既而僞蜀臣民往往詣闕訟全斌及王仁贍崔彦進等破蜀時豪奪子女玉帛及擅發府庫隱没貨財諸不法事使者每自蜀至上問之盡得其狀於是與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見上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上曰

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為耶仁贍惶恐不能對上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之獄吏令中書門下追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證凡所取受隱沒共為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而蜀宮珍寶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與焉并按以擅𣪠削兵士裝錢殺降致𡨥之由全斌仁贍彥進皆具伏壬子令御史臺集百官於朝堂議全斌等罪癸丑百官表言全斌仁贍彥進法當死上特赦之甲寅置崇義軍於隨州昭化

軍於金州以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崇義留後武信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彦進為昭化留後樞密副使左衛大將軍王仁贍案宋史帝紀及宰相表皆作右衛大將軍罷為右衛大將軍丙辰詔全斌仁贍彦進三人元從軍將等曾受偽蜀士庶子女鞍馬金帛者並即時給還其主諸軍將士有所受者一切不問

丁巳以内客省使曹彬為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侍衛馬軍指揮使寧江節度劉光義改領鎮安龍捷左廂

都指揮使張廷翰為侍衛馬軍都虞候領彰國節度虎
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為步軍都虞候領保順節度
廷翰與進卿先為歸州路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從光
義平蜀且軍政不擾故賞之王仁贍之歷詆諸將獨曰
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上固已知
彬善於其職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
獨受賞何以自安臣不敢奉詔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
自矜伐苟負纖芥之累仁贍豈為卿隱耶懲勸國之常

典無可辭也進卿晉陽人上嘗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然死者人所難言之易耳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捄之得免幾至委頓上能得諸將死力類此

戊午詔以粟帛賜王繼濤及高彥暉家繼濤初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隙欽祚嘗誣奏繼濤以事上驛召繼濤將面詰之道病死上始聞其先登擊賊身被重創故與

彥暉俱蒙死難之賞

二月庚申朔幸造船務遂幸城西觀衛士騎射

甲子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並加吏部侍郎

乙丑以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為户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却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上嘗從容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

可任上聞義倫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己巳詔巡檢監押捕得賊盜及犯鹽麴人並送本屬論如律毋得率意擅斷

壬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合格者十人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

癸酉御史臺上言伏見大理寺斷徒罪人非官當贖銅之外將作監役者其將作監舊兼充內作使又有左校右校中校署比來工役並在此司今雖有其名無復役

使或遇祠祭供水火則有本司供官欲望令大理寺依格式斷遣徒罪人役並送付作坊應役從之自後命官犯罪當配隷者多於外州編管或隷牙校其坐死特貸者多决杖黥面配遠州牢城經恩量移即免軍籍大凡命官犯罪多有特㫖或勒停或令釐務贓私罪重即有配隷或處以散秩自遠移近者經恩三四或放任便所以儆貪濫而肅流品也

左監門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趙玭性狂躁訐直多忤㫖

上每優容之又與宰相趙普不協因稱足疾求解職甲戌改守本官罷判傳稱玭康得普私市秦隴大木事潛以聞懼普知之因求解職按開寶四年上始聞普私販大木即議逐普豈得反令玭罷三司也明年雷德驤潛以奏普被責而玭獨無他此必未嘗論及普但以私怨忌普自求解職耳販木事凡後此五年傳誤并言之也是日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韓重贇罷軍職出為彰德節度使先是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上怒欲誅之謀於趙普普曰陛下必不自將親兵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上怒猶未解普開陳

愈切上納其言止命重贇出鎮重贇聞普救已他日詣普稱謝普拒弗見

甲申詔慶州直隸京師

已丑幸教船池

深州刺史陳達怒判官王皓收繫獄因自疑懼私畜兵器欲走契丹皓家人上變詔御史臺鞫實法當死上特貸之三月庚寅朔達除名流海島王皓未見

戊戌以前安國節度使張美為横海節度使初縣官市

木關中諸郡歲出緡錢數千萬以假民長吏十取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在同州獨不取旣而他郡民有詣闕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追償美至滄州久之民有上書告美彊取其女爲妾又畧民錢四千餘緡者上召告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旣來則何如對曰旣來無復兵冦上曰然則張美存汝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取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黜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百姓耳吾今

誡敕美美宜不復敢汝女直錢幾何對曰直錢五百緡上即命官給其直遣之乃詔美母詰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復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使還所略民家謂之曰語汝兒汝乏錢欲錢當從我求無為取於民也美遂惶恐折節為廉謹未幾以政績聞鎮滄州凡十年故世謂之滄州張氏歐陽修歸田録載奪民女乃李漢超事按漢超在關南民為立碑頌德當不如是今從記聞

甲辰詔翰林學士及常參官於賔幕州縣及京官內各

舉任常參官者一人
乙巳詔諸道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舉部内才識優長德行尤異者二人防禦團練使刺史各一人
丙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加左僕射充昭文館大學士樞密使檢校太保李崇矩加檢校太傅　是日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園宴射
庚戌建隆觀火　置感義軍於耀州　導江縣令源銑主簿郭徹坐贓汚抵極刑詔諸路轉運使以其事布告

屬吏咸使知戒

辛亥詔商州直隸京師

丙辰鎮州言北漢石盆寨招收指揮使言章以其寨來降

是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歷嘗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國史韓熙載傳稱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按太宗建隆元年八月領泰寧

節度二月七日除開封尹安得此時又鎮兖海傳誤矣　門下省言準制書進士九經判入初等職事官又制桂應洮等州書記選判戍職事官充今流内銓以前進士開封李肅擬保順軍節度掌書記有違元制準格下此據祖宗故事本志畧有不同　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夜分乃罷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初唐主於宫苑造寺僧尼常數百人先代嬪嬙悉度為

尼朝退則僧服誦經拜跪盡瘁不厭僧或犯姦有司請論如律唐主曰刑之則縱其欲矣但令禮佛三百赦其罪有為塔像佛飾侈靡者唐主尤之僧曰陛下不讀華嚴經豈知佛富貴乎國人化之佛事逾熾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徐鉉獨否然絶好鬼神之說徐鉉初見天福十二年會稽人張洎初見顯德六年全椒人

夏四月甲戌閲殿前承旨不逞者百二十六人分配鄆齊冀博德滄等州

戊寅幸迎春苑

給事中開封馬士元謁樞密副使沈義倫適有吏白事義倫與語忘顧士元士元遽辭出歸語家人曰我爲臺省近臣不爲執政所禮可以去矣己卯遂致仕　有司言朝廷自削平川峽即頒刑統編敕於管内諸州具載建隆三年三月丁卯詔書及結狀條樣而州吏弛怠靡或遵守所決重罪秪作單狀至季末來上狀内但言爲某事處斬或徒流訖皆不録罪款及夫所用之條其犯

者亦不分首從非惡逆以上而用斬刑此蓋兵興以來因寇盜之未靜率從權制以警無良今既謐寧豈可弗革望嚴敕川峽諸州遵奉公憲敢弗從者令有司糾舉從之

丙戌詔比者强盜持杖雖不傷人者皆棄市自今雖有杵棒但不傷人者止計贓以論其罪

戊子陵州刺史王奇責授左衛率府率坐掊克所部故也陵州有陵井偽蜀置監歲煉鹽八十萬斤廣政二十

三年井口摧圮毒氣上如烟霧煉匠縋入者皆死後井益塞民艱食鹽通判右賛善大夫真定賈璉始建議開浚刺史王奇謂浚之犯井龍役夫不肯進璉親執鍤興役逾年而至泉脉是井本深五十四丈皆鑿石而入其半曰小罌口小罌上皆以柟柏旁疊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斤璉上其事即詔璉知州事璉後卒官州人畫像祠之（據耆舊傳賈璉通判陵州實與刺史王奇同在三年二月而五年四月奇乃責官璉知陵州當是繼奇令取修井事附見奇責官後）

禁民賽神為競渡戲及

作發青天白衣會吏謹捕之

五月庚寅詔興元府三泉縣直隸京師

乙巳賜京城貧民袴襦　鎮州言北漢鴻唐寨招收指揮使樊暉殺其監軍成昭以寨來降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令諸州通判及鈐轄都監使臣毋得受所在州官賜外添給錢物

辛巳幸建隆觀遂幸飛龍院

知施州王仁郁歛於民以修貢甲申命仁郁還民錢仁郁未見

丁亥知西南蕃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等來貢方物詔以彥瑫為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又以順化王武才為懷化將軍武才弟若啟為歸德司階武龍州部落王子若溢等八人並為司戈

秋七月丙申鑄五溪都防禦使印賜溪州

先是諸道銅鑄佛像悉輦赴京毀之丁酉詔勿復毀仍

令所在崇奉但毋更鑄周世宗悉毀銅佛像鑄錢謂宰相曰佛教以為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為愛乎鎮州銅大悲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鑊自胸鑱破之太祖聞其事後世宗北征病疽發胸間咸謂其報應太祖因重釋教此事見楊億談苑今不取

甲辰詔諸州兩稅督納時縣令佐毋得兩處點檢入抄重有追擾

乙巳蠲江陵等二十五州府乾德三年逋租

己酉詔夏秋以來水旱為沴深慮民庶至於流離宜令諸州長吏告民無轉徙被災者蠲其賦

八月有司言荆湖諸州輸稅請如内郡收頭子錢詔不許

九月己丑渭州刺史范仁裕坐藏匿罪人責為耀州團練使仁裕未見

虞部郎中趙元振國子監丞高延緒考試齋郎誦書失實甲午元振責為倉部員外郎延緒國子監主簿元振延緒未見

丙申西南蕃順化王子部才等遣使來貢方物

庚子夏州言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彞興卒贈太師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光叡權知州事

乙巳太子少傅致仕柴守禮卒命中使護其喪事

己酉畋近郊

先是平蜀得錦工數百人冬十月丙辰朔置綾錦院以處之命常參官監焉

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餘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

衆欲令三司均主其八詔三司推官張純分判度支案事此據舊録

丁丑以溪州團練使彭允足為濮州都指揮使義軍指揮使彭允賢為衛州都指揮使珍州録事參軍田思曉為博州都指揮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據山險持兩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

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毋守素免坐居父昭裔喪納妾其兄子岳州司法參軍正已告之正已仍奪一任官

己丑畋近郊遂幸金鳳園賜從臣馬各一匹　供奉官武仁誨前為嘉州監押枉殺人坐棄市

戊戌日南至御乾元殿受朝

癸卯以金水縣為懷安軍

十二月丙辰詔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滿不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鑄者棄市時開封府言民間新小錢每十錢才重五錢半其極小薄者重二錢半侵紊法制莫甚於此故也　又禁民不得輙以紙

踈布帛鬻於市及塗粉入藥吏謹捕之重寘其罪

戊辰以權知夏州李光叡爲定難節度使

己巳置建寧軍於麟州庚午以防禦使楊重勲爲留後

宰相趙普丁母憂丙子起復　賜西川三十七州府來年夏租之半

是歲命川陜諸州長吏通判並兼橋道事朝廷嘗遣使治道襄州歲常五六輩一使所調發民皆數百人吏緣爲姦多私取民課所發不充數道益不修知州太子賓

容邊光範計其工請以州卒代民官給器用役不淹久民用無擾詔書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至九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任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按原本作辛卯朔誤今改正）御乾元殿受朝

庚寅詔呂餘慶歸朝以兵部侍郎劉熙古為端明殿學士權知成都府

壬辰左領軍衛上將軍燕國公劉重進卒重進無他才能徒善契丹語會耶律德光滅晉遂授藩鎮歷環衛嘗從幸玉津園上名與語既退謂左右曰覩重進應對不逮常人前朝以為將帥何足重耶

甲午發近甸丁夫增修京城馬步軍副都頭王廷乂護其役

丁酉遣使發廩賑陜絳懷等州饑民

乙巳晉州言北漢偏城寨招收指揮使任守恩等（宋任守恩

宋史作任恩一百五十人來降　是日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二月癸亥詔曰三年有成前典之明訓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衙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頹毀及僝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付授幕職

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歷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庚辰改珍州為高州從刺史田景遷之請也

是月納皇后宋氏忠武節度使延渥之長女也延渥尋改名偓 納后大禮也而本紀及新舊錄皆不書據后傳因長春節入宮故附見此月

三月庚寅增修縣令尉捕賊功過令頒行之

癸巳幸玉津園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

六翌日穀入致謝上謂左右曰閒穀不能訓子邴安得
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
匪樹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
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禄之家委禮部具
析以聞當令覆試
甲辰鎮州言百井寨兵出攻北漢馬鞍山寨斬獲數十
人
乙巳有馴象自至京師群臣表賀　南漢西北面招討

使潘崇徹以飛語見疑南漢主遣内侍監番禺郭崇岳來覘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即就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徹嚴兵衛以見之崇岳不敢發還白南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並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南漢主怒會崇徹單騎來歸南漢主釋不問但奪其兵權而已

戊申唐主以樞密使右僕射湯悅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悅素奬待清輝殿學士張洎洎能伺人主顔

色善搆同列短長以悅四子布列三省樞密院密表云
親切之地魚貫其間又言悅非經綸才不宜居相位國
主以悅文學舊臣罷洎學士俄復故
甲寅右拾遺梁周翰奪兩任官坐通判眉州日決人至
死也
夏四月戊午成德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南康郡王韓
令坤卒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上同事周室情好款洽
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聞其喪甚悼惜之

丙子户部員外郎知制誥史館修撰判館事王著復為翰林學士　兵部郎中知制誥盧多遜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多遜喜任術數善為巧發奇中上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遽白所取書目多遜必通夕閲覧以待問既而上果引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服上益寵異之　晉州言北漢軍校翟洪貴等二百餘人來降

五月甲午詔諸道州府追屬縣租以籍付孔目官擅自

督攝逋賦因縁欺詐破擾吾民自今令録事參軍躬按
文簿本判官振舉之
乙未詔諸道當輦送上供錢帛等舟車並從官給勿以
擾民
丙午建雄節度使贈侍中趙彦徽卒彦徽與上同事周
世宗上嘗拜為兄及即位擢領旄鉞先是彦徽自鎮來
朝上為開宴寵顧甚厚彦徽飲酒過度因致疾車駕幸
其第賜錢百萬遽令歸鎮仍遣其子閑廐副使繼能侍

行彥徼不恤民事專務聚斂私帑所藏鉅萬上聞之始薄其為人當疾革之際有雷震其室駭愕而終人以為陰譴云

丁未賜江南米十萬斛民饑故也

是月詔諸州通判糧料官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主庫吏每三年一易從淮南轉運使蘇曉之請也此據食貨志

唐主以勤政殿學士承旨兵部尚書修國史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百勝

節度使兼中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勢災異之變及獻所撰格言唐主手詔褒答而有是命

六月癸丑詔諸州民田經霖雨及為河水所漂没者蠲其租

西川及山南諸州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多别籍異財癸亥詔長吏申戒之違者論如律王偁東都事略詔曰人倫以孝慈為先家道以敦睦為美矧犬馬而有養豈父子之異居傷敗風化莫此為甚應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無得别籍異財長吏其申戒之

辛巳以右補闕辛仲甫權知彭州上謂之曰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兵燕環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仲甫初未覺也時民出郭拜墓仲甫率官屬廵邏於近郊見壕中草深恐其藏伏姦慝悉命燒薙之環黨懼謀泄遂有告者凡百餘人悉擒斬於市　單州言單父民王美家龍出井中大風飄廬舍四百區溺死者數十人

秋七月戊子水部員外胥昭盛責授左賛善大夫先是

昭盛權知原州誤以蕃部入寇上言及驗之失實故有是命昭盛未見

乙未中元張燈上御東華門賜從官飲　殿前散員都虞候董遵誨為通遠軍使遵誨涿州人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謂上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盖又夢登高臺遇黒蛇約長百餘尺俄化為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屈即拂衣起上乃

辭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復見紫雲矣及上即位遵誨
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上
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
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有擊登聞鼓訴其不法
十餘事上釋不問遵誨惶恐待罪上諭之曰朕方赦過
責功豈念舊惡耶汝可勿復憂吾將録用汝遵誨再拜
感泣又問遵誨母安在遵誨曰母氏在幽州患難睽隔
上因令人重賂邊民竊迎其母送於遵誨仍加優賜於

是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邉命遵誨守焉遵誨既至名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犒羊醲酒厚加宴犒衆皆悦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走之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上喜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共外弟虞鄉劉綜來貢馬及還上觧所服真珠盤龍衣使賫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上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為嫌也

丙午幸鐵騎營賜將士錢及羊酒遂幸玉津園賜從臣

飲　鎮州言北漢烏玉寨主胡遇等幷家屬一百三十九人來降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扣門聲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

時也願聞成筭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黙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圓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嘗因北漢界上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一

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孝和之世不以大軍北伐 按太祖云一榻之外皆他人家則此時猶未平荆湖也太宗以建隆二年秋尹開封開寶六年乃封晉王邵伯溫見聞録云已約晉王者蓋誤今改曰吾弟庶得其實又云始定下江南之議此尤誤若謂荆湖西川則可耳十國紀年北漢天會七年宋帝使邢州人盖留來謂帝曰君家自與周室有隙何預我事胡不改圖使一方之人困苦兵戰契丹多詐終不足恃君必欲中原何不下太行與君足馬較勝負於懷洛川帝遣留歸曰為我謝趙君余家世非叛人欲存漢氏宗祀耳土地士馬不能敵君十一安敢深入君欲決勝負當過團柏谷來背城一戰宋帝笑曰存之何害終帝世宋帝不復北伐天會七年本朝乾德元年也今因劉鈞

死附其事於開寶元年文辭又與五代史不同今從五代史

初北漢世祖女為晉護聖營卒薛釗妻生子繼恩漢高祖典禁衛以世祖故釋釗軍籍館於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釗罕得見意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其妻改適何氏復生子繼元而何與妻皆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復養繼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皤腹多鬚長上短下乘馬即魁梧徒步即侏儒事孝和帝盡恭昏定晨省禮無違者及為太原尹遜軟不

治孝和帝憂之嘗謂宰相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是月孝和帝臥疾勤政閣召無為執其手以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為與侍衛親軍使蔚進不協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漸斥去公族命繼恩弟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帝養子也自稱嘗使契丹得冷痼病定襄地寒願留養晉陽繼恩責其覬望趣令就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孝和帝殂繼恩遣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

許之然後即位
是月令諸州察民有饑者即發廩貸之
八月甲寅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乙夘按鶻於近郊還幸相國寺
戊午又按鶻於北郊還幸飛龍院
左監門衛大將軍趙玭既罷三司累上密疏皆留中不出嘗疑趙普中傷之乃詣閤門納所受誥命庚申詔勒歸私第玭請退居鄆州不許

辛酉令合格選人到京者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及成甲次南曹銓司門下省三處磨勘注擬并點檢謝辭等共給一月限南曹八日銓司十五日門下省七日著為定式若别論理課績或負過咎須至諸處勘會者即依例行遣仍具事以聞如無闕負及資考未當注擬者不在此限

丙寅命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潞州將有事於北漢也

戊辰以昭義節度使案宋史及宋史記薛應旂續通鑑皆作昭化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勲為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黨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先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為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為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

九月壬午詔曰舊禁銅錢無出化外乃聞沿邊縱弛不復檢察自今五貫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貫以上其罪死

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棄市坐通判蘄州日鞫獄濫殺人也

羣臣三表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丁亥詔從之

辛卯詔自今旬假日御講武殿近臣但赴早參宰相以下皆具鞾笏諸司使以下悉繫鞋其節假及大祠並如令式處分

北漢主繼恩怨郭無為初與其父言不助已且惡其專

政欲遂之而未果是月加無為守司空外示優禮内實
踈遠之也繼恩服衰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閤其左右
親信悉留太原府廨或請名入令翊衛繼恩弗聽於是
文武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宗子飲罷卧
閤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戶繼
恩驚起繞書堂屏風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胷殺之無為
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迎立繼恩弟太原尹
繼元繼恩立纔六十餘日霸榮者邢州人多力善射走

及奔馬嘗為盜并汾間北漢世祖用為散指揮使戍樂平王全斌攻樂平霸榮率所部降之補内殿直未幾復奔北漢為供奉官於是謀殺繼恩持其首歸朝旋為無為所殺或謂無為實使霸榮作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繼元始立王師已入其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請兵為援又遣侍衛都虞侯劉繼業馮進珂進珂未見亦未詳為何官領軍扼團栢谷以將作監馬峯為樞密使監其軍峯太原人繼元妻峯女也繼業本名重貴姓楊氏重

勲之兄幼事北漢世祖遂更賜以姓名馬峯至洞過河朔記作銅鍋河　案宋史作銅温河宋史記作銅渦河薛應旂續通鑑作銅鍋河與李繼勲等遇何繼筠以先鋒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匹擒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繼元遣殿直都知郭守斌領内直兵出戰又敗守斌中流矢退入城中是月二十日庚子繼勲奏到　丁未北漢佐勝軍使李瓊來降　初王師克郴州獲南漢内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幺麽上見之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

扈駕弓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上笑因問其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上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為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　國初縁舊制祭東嶽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北嶽恒山於定州中嶽嵩山於河南府於是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令按祭典

請祭南嶽衡山於衡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准顯德五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祭於成都府北鎮醫巫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嶽祠既而五鎮之祭復闕此據本志不得其時撿會要則闕連四月五月七月悉附見秋末

雅州義軍都指揮使權知黎州曹光實入貢京師因言

州境安靜不須義軍廵警請罷之使歸業上喜謂左右曰此蜀之俊傑也令升殿勞問久之冬十月已未以光實為黎州刺史傳稱王全斌遣光實入貢全斌五年春已責隨州矣此傳誤也是日畋近郊還幸飛龍院

甲戌屯田員外郎雷德驤責授商州司户參軍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强市人第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

門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馬德驤同州人也記聞載德驤為御史中丞國老閑談俄拾齒結帶事皆誤今依本傳稍取談苑及記聞刪修之

乙亥畋近郊

丙子吳越王俶遣其子建武節度使惟濬來朝貢命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

是月上遣使齎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

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馬峯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為安國節度使峯而下並與藩鎮無為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匿之自是始有貳志勸繼元納欵繼元不從初上遣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散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使為供奉官及王師入境璘即來奔至嵐谷候吏獲之械送太原無為知其諜也釋不問有招收將李超者嘗為上黨廐卒頗知璘姦狀因告馬峯請以璘屬吏無為怒幷超斬之以滅口

十一月辛巳詔以盜賊漸息減諸縣弓手有差令尉輒占留者重寘其罪

癸巳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役差夫鈐轄徵科區分刑獄凡關事務貴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或令佐不相糾舉許吏民告得實者賞之有差

先是上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

常寺和峴言案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同之邵氏見聞録云太祖初即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為對上曰我之祖宗寧識此命撤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左右曰却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行禮至今太廟先進牙盤食後行禮康節先生曰太祖之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若據本志則牙盤食乃和峴所請且唐故事非太祖特行當是峴揣知聖意因獻此議而國史所載不詳見聞録又偶不及唐故事今並增益之朔記云上親享四室見牲體皆用生肉曰我祖考豈能食此耶命設牙盤食哭而祭之乃繫其事於乾德元年亦誤矣今不取

峴又言乾德初郊祀

上帝就望燎位而燎壇稍遠有司不聞告柴燎之聲臣時為禮官職當贊導親聞德音令舉燭相應案史記封禪書泰常以十月郊見通爟火狀若桔槔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望敕有司率循前制從之舊制太廟每室用一犢郊壇用犢十一周顯德初太廟四室共用一犢乾德初從禮儀使之請增太廟用三郊壇用五羊豕如令是歲復減犢數如周制壬寅親享太廟

癸卯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蠲乾德五年以前逋

祖御乾元殿受尊號册

是月契丹以兵来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入侵大掠晉絳二州之境契丹兵至北漢境上此據九國志侵掠晉絳此據實録明年親征詔皆當十一月也

初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錡錫獨有賢行北漢主聽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惟銑以佯愚獲

存　唐主納后周氏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昭惠疾甚忽見后入顧問妹幾時至宮后幼未有所知乃以實對曰數日矣昭惠怒遂轉鄉而卧不復顧既殂后常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為后其夕宴羣臣韓熙載等皆賦詩以風唐主亦不之譴也初議婚禮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定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又按禮房中樂無鐘鼓佑謂鉉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非房中

樂而何后初見帝北齊禮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蓋冠禮所謂母答子奇拜者也鉉以為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承祖宗主祭祀請答奇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多所駁異議久不決唐主命文安郡公徐游詳其是非時佑方有寵游希旨奏用佑議游尋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為祟乎佑廣陵人也散騎常侍處常子唐主既納周后頗留情樂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其略曰大展教坊廣開第宅下條制

則教人庶隅處宮苑則多方奇巧道路皆言以戸部侍郎孟拱辰宅與教坊使袁承進昔高祖欲拜舞胡安察努為散騎侍郎舉朝皆笑令雖不拜承進為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事亦相類矣唐主批諭再三賜帛三十段旌其敢言然終不能改也憲未見

先是僧行勤遊西域工因賜大食國王書以招懷之十二月乙丑遣使來貢方物

是歲黨項結唐族首領多爾濟等引北漢人寇府州為守

將所敗詔内屬蕃部十六府大首領吹裕勒與十二府首領羅阿帥所部誅多爾濟多爾濟懼挈族来歸乃以吹裕勒為歸德將軍羅阿及多爾濟並為懷化將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

宋 李燾 撰

太祖

開寶二年春正月甲申畋近郊賜從臣名馬器幣

己丑幸飛龍院賜天雄節度使符彦卿等十二人名馬令自擇取之先是彦卿及天平節度使石守信歸德節度使高懷德鎮寧節度使張令鐸忠正節度使王審琦

靈武節度使馮繼業皆以郊禋來朝留京師未還鎮也

繼業初見廣順二年

戊戌以龍捷軍使石萬德為右千牛衛將軍致仕萬德殿前指揮使都虞候漢卿之父也漢卿方有寵故萬德并授顯秩

己亥以錢惟濬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奉其父命來助祭將還特詔增秩上待惟濬特異嘗召宴苑中令黄門奏簫韶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玉帶綴珠衣水晶

鞍勒御馬賜賚鉅萬計辭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

壬寅遣殿中侍御史洛陽李瑩等十八人分往諸州調

發軍儲赴太原

丙午又遣使四十九人發諸道兵屯於潞晉磁等州

唐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湯悅罷為鎮海節度使悅不

樂居藩上章求解於是改授太子太傅監修國史仍領

鎮海節度使悅初罷政授鎮海節度其年月不可知按李後主集載悅所為北苑侍宴賦詩序乃乙巳歲開寶二年二月也其銜位稱新授太子太傅必二月初正月末矣故附見于此悅傳云旋拜司空復秉

政按後主集三年秋送鄧王牧宣城悦猶以太子太傅監修國史作詩序傳云旋拜司空太速今不取

客省使盧懷忠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歸京師上遣太醫診視和艾以賜懷忠諭旨曰我嘗灸得力汝當勉之及卒上甚悼焉二月己酉遣中使護其喪事

庚戌符彦卿辭還鎮

乙卯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黨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

戊午詔親征

己未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為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為大内部署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為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為馬步軍都虞侯先赴太原彰國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侯張廷翰寢疾車駕親臨問之癸亥廷翰卒上甚悼惜贈侍中

甲子車駕發京師

丙寅次滑州

丁卯次王橋頓　彰德節度使韓重贇來朝上謂之曰契

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真定無備將由此路入卿可為朕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乃以重贇為北面都部署義武節度使洛陽祁廷義按宋史作彰義軍節度使郭延義副之 權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安德等合格者七人此據會要及登科記共日丁卯是春車駕親征不知何緣不停貢舉趙逢尋亦為隨軍轉運使豈即於行在所取士乎當考

己巳次相州

庚午次磁州

乙亥次潞州以霖雨駐蹕

時諸州饋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以為非理稽留將罪轉運使宰相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獲罪敵人聞之必謂儲偫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莅此州耳丙子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潞州祐即發遣車乘行路無阻 以樞密直學士趙逢為隨駕轉運使仍鑄印賜之 北漢侍衛都虞侯劉繼業馮進珂屯於團栢谷遣牙隊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

騎來偵邏會李繼勲等前軍至廷山即以所部降繼業進琦知衆寡不敵亦領兵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勲等遂圍城時契丹使内侍韓知璠（遼史作韓知範）册命北漢主為帝北漢主夜開北門以納之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為哭於庭中拔佩刀自刺北漢主遽降揩持其手引之升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乎盖無為欲以此揺衆心也（國史本紀及陳廷山傳皆言廷山以佐聖指揮使領所部來降事迹殊不詳盡今參取九國志修纂然劉繼業傳乃云廷山遇太祖被擒按本紀廷山來降蘇

於三月戊寅之後甲申之前時車駕尚留潞州也今不取九國志又云王師正月圍城恐亦太早隱度之當在二月十國紀年亦在二月

三月戊寅朔宴從臣

庚辰以刑部員外郎滕白知河東諸州轉運事

壬午賴州團練使曹翰為河東行營都壕寨使王令嵒副之令嵒未見

乙酉分命近臣祈晴於在城寺廟

辛卯秘書丞知河東轉運事劉儀坐饋餉稽期免所居

官^儀未見^　先是有詔沿邉和市軍儲既而慮其擾民亟遣中使李神祐馳驛止之時詔已下五日神祐一夕而反神祐開封人也　上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諜者問之對曰城中民罹毒久矣日夜望車駕惟恨其遲耳上笑給衣服縱之

壬辰發潞州

乙未次南關　李繼勲言敗北漢兵於城下斬首千餘級獲馬六百匹

戊戌次太原

庚子觀兵扵城南始命築長連城

辛丑幸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知

太原行府事

壬寅遣使發太原諸縣民數萬赴城下

癸卯北漢憲州判官史昭文以州城来降即命昭文為

刺史仍賜襲衣玉帶鞍勒馬

乙巳幸城東南始命築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

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胡不用之上未寤承昭以馬策指汾水上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築堤壅汾水本紀在己亥日今從實録及十國紀年

丙午決晉祠水灌城

丁未命李建勲軍於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為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與戰弩矢貫贊足北漢人未退時黨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皷聲即引

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上遽至戰所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則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黨進挺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出援之繼業緣絙入城獲免

居右僕射判省事游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僚吏畏之然暗於大體不為士大夫所重人有請託者必故違戾不復顧其是否數以疾辭位居主不許是月命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夏四月戊申朔幸城東觀築堤

辛亥遣海州刺史孫萬進萬進未見領軍數千人圍汾州以判四方館事任城翟守素監其軍

壬子復幸城東賜羣臣及諸軍時服宴從臣

初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為石嶺關部署屯於陽曲上聞契丹分道來援北漢其一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詣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給精騎數千使往拒之且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也時已盛暑上命大官設麻

漿粉賜繼筠食訖辭去戰于陽曲縣北大敗契丹擒其武州刺史王彦符斬首千餘級獲生口百餘人馬七百餘匹鎧甲甚衆已未繼筠遣子承睿來獻捷承睿未至上登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果承睿也北漢陰恃契丹城久不下上乃以所獻鎧甲首級示之城中人奪氣

繼筠獻捷本紀在壬子今從實録孔守正傳云上征太原守正隷前鋒何繼筠麾下會契丹南大王沙相公來援守正接戰於石嶺關契丹敗追奔過關北斬首萬餘級獲偽排陣使王破得太祖壯之召令從駕按守正從繼筠破敵當是此役也其斬獲數皆不同疑必有一誤今但從繼筠本傳繼筠本傳又云生擒

契丹刺史二人據實錄止彥將一人今從實錄

壬戌幸汾河觀造船

戊辰幸城西賜從臣飲

乙亥鎮國節度使羅彥瓌卒上方親履行陣故不廢朝

亦闕贈典焉

丙子復幸城西

北漢麟州刺史結齊羅兵馬都監嘉且舍鄂以城來降

五月戊寅命結齊羅為汾州團練使嘉且舍鄂為石州刺史

契丹兵果分道由定州來援韓重贇陣于嘉山以待之契丹見旗幟大駭欲遁去重贇急擊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癸未使來告捷上大喜手詔褒之李漢超傳云太祖親征太原漢超爲北面行營都監其子守恩從在軍中會契丹遣兵來援衆至定州西嘉山將入土門守恩領牙兵數千與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器甲甚衆擒首領二十七人隨漢超見于行在賜戎馬金帶器幣緡錢太祖曰此子尚幼明日將帥才也按嘉山之捷韓重贇實爲主帥祁廷義副之不著漢超名且守恩事微今不復别出矣

甲申幸城北引汾水入新堤灌其城

戊子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彊弩進攻其城内外馬步軍都軍頭横州團練使王廷乂親鼓之免冑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顛庚寅廷乂卒辛卯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衣州刺史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癸巳贈廷乂建武節度使漢卿衣州防禦使漢卿父萬德落致仕為伴食都指揮使領端州刺史漢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横恣中外無敢言者聞其死無不稱快其後上亦盡知漢卿諸不法事復令萬德致仕　以前蜀州

刺史聶章為沁州兵馬部署宮苑使聊城梁逈監其軍聶章事當在庚寅今移入癸巳之後章未見

丁酉幸城西命諸軍攻其西門遣偏師圍嵐州趙文度危蹙請降戊戌來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器幣州官皆賜物文度即引也避宣祖諱更賜今名文度母時在晉陽君子罪其不能死節

己亥以右千牛衛將軍周承瑨為嵐州團練使

庚子宴趙文度於行宮及還自太原授文度重國節度

使

辛丑以潘州團練使周廣為攻城樓櫓戰棹都部署廣未見

癸卯以權知府州折御勲為永安留後時御勲與建寧留後楊重勲皆不竢詔來詣行在上善其意故有是命仍並加厚賜遣還

是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縶之苦乃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户洗滌杻械貧困

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此詔以戊子日降今移見于後　太原圍急郭無為謀出奔因請自將兵夜擊王師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郭守斌為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伺其反是夕初甚晴霽已而風雨晦冥無為行至北橋因駐馬召諸將而劉繼業以馬傷足先收所部兵入城矣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為不能獨前乃與麾下數十人亦還

閏五月戊申水自延夏門甕城入穿外城兩重注城中城中大驚擾上幸長堤觀馬水口漸濶北漢人緣城設障為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而止王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得施功水口遂塞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閹人衛德貴極言無為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狗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我攻戰之具我師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降上

令衛士擐甲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夜半輕諾乎上使伺之果諜者詐為也

己酉幸城南命水軍乘輕舟焚其門　右僕射魏仁浦卒仁浦嘗侍春宴上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仁浦因前上壽上密諭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上嘉其對宴罷就第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既而從行中途遇疾還卒於梁侯驛贈侍中諡曰宣懿

太原城久不下東西班都指揮使范陽李懷忠率衆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及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呼萬歳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壬子太常博士李光贊光贊未見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

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與中國為隣今與陛下為
臣矣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得之未
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
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中心踴
躍各有窺覦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鑾復都屯
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
平之策惟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
泛溢道路阻難輦運稽遲恐勞宸慮上覽奏甚喜復以

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為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癸丑移幸城東罕山之南始議班師也

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化光之策也化光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内有人户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西界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内人户

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絶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上嘉納之此據范鎮東齋記事按歐陽修誌薛奎墓云父化光以策干太宗不見用修蓋誤也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得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先是陳洪進以漳泉二州降得户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繼元所統凡十一州軍得户才及漳泉五之一蓋化光之策行其耕民多南徙所存無幾且兵數與民數畧同殆以一户奉一兵也欲國不亡得乎本紀止稱山東今從十國紀年并書河南

壬戌車駕發太原 我師陷敵者數百人上遣驍雄副指揮使浚儀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

北漢主籍我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磬竭賴此少濟（此據十國紀年）

戊辰次鎮州

初真定蘇澄頗養生為道士居隆興觀唐晉間數被召皆辭疾不赴契丹主凡欲自立時求僧道之有名稱者加以爵命惟澄不受於是上召見之謂曰朕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非所安也上亦不強壬申幸其所居謂曰師年踰八十而容

貌甚少盍以養生之術敎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上悦厚賜之　樞密使李崇矩被病上亟遣太醫診視且命乘凉車先還崇矩叩頭言凉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也固辭許之

是月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游簡言卒

六月己卯上發鎮州　以儀鸞使知易州賀惟忠為易

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廵檢使惟忠捍邉數有功故遷其秩而不易其任惟忠未見

庚辰詔車駕所過民無出今年秋租

壬午次邢州

癸未以右補闕大名王明為荆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

丙戌次相州　漳水泛溢壞浮橋命士卒亟治之橋成上步以濟既濟復壞詔諸軍亂流而過

己丑次滑州　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辛卯見于胙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牋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棊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媿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元方文徽子也文徽初見天福八年此據十國紀年乃六月事

癸巳車駕至自太原　曲赦京城繫囚　遣使分往京西諸州賜太原所徙民帛人一匹又命控鶴都虞候京

兆崔翰差擇其勇悍習武藝者籍為禁軍 樞密副使沈義倫丁憂起視事

是月北漢主斬樞密副使段煦及馬軍都虞侯馮超於壞水口坐水入不救也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噍類矣時契丹遣其將南大王來援屯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契丹貪利棄信他日必破吾

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數萬因籍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長享貴寵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南大王數日北還贈遺甚厚　邛部川蠻都鬼主阿伏與山後兩林蠻王子勿兒遣人以狀白黎州期十月入貢成都府奏其狀詔許之

續錦里耆舊傳云乾德三年夏黎州遞到雲南牒稱大理國建昌城演習與賀平蜀之意又開寶元年二月黎州遞到南詔建昌城牒云欲通好厥後寂無文字但遣近界邛部兩林川王子時有進奉邛部兩林川者即古之巂姚州也邛部川去黎州大渡河界七程兩林川十四程建昌城二十四程雲南數十程今國史有黎州山後兩林蠻及黎州邛部川

蠻傳無雲南大理國傳按續耆舊傳則山後兩林蠻及卭部川皆雲南之部落耳又按國史實録會要雍熙二年十月卭部川蠻都鬼主諾驅并其母熱免遣王子阿有等來貢詔以諾驅為懷化將軍端拱二年九月又遣王子乂盖等來貢淳化九年二月諾驅自部馬至黎州境上求市二年七月又遣其子牟昂叔離難來貢詔以諾驅為懷化大將軍盖國史實録會要並以諾驅為卭部川蠻都鬼主非雲南大理國主明甚與續耆舊傳所云差合然牟怡顯着雲南至道録載其國山川風俗及淳化末朝廷所賜諾驅詔甚具詔云敕雲南大理國主統轄大渡河南姚嶲州界山前山後百蠻三十六鬼主兼懷化大將軍忠順王諾驅可特授檢校太保歸德大將軍依舊忠順王怡顯兩至雲南覲見詔書其所録必不妄則諾驅者實雲南大理國主而非卭部川蠻都鬼主也不知國史實録會要何故但稱卭部川蠻而不稱雲南大理國怡顯又云諾驅謝恩表用元和冊南詔印

考之前史大中末南詔酋龍立始自稱帝國號大理乾符末酋龍子法又改號鶴拓亦號大封人而諸驅猶用元和冊南詔印不知何也後唐時又改號長和今若即以諸驅為大理國主則不當附邛部川蠻傳國史實録會要恐誤矣然諸驅數通中國史官邪得至如此誤或諸驅固嘗以邛部川自號史官遂承用之不然諸驅貢奉但付邛部川蠻道入中國史官見貢奉者乃邛部川蠻而不知諸驅實遣之耶且諸驅之子若弟固嘗親至京師傳人言諸驅自部馬至境上其遣入中國者必雲南大理國人不但邛部川蠻也邛部川者雲南部落耳諸驅亦安肯舍其本國之號而以部落自名乎怡顯又云諸驅住苴咩城苴咩城雲南國都也自嘉州羊山江路至苴咩城凡四十九程其至黎州境上遠近可度也諸驅既為國主亦安肯越數千里自部馬來求市乎國史實録會要所稱又恐未得其實此皆不可臆斷今姑從國史須更詳考之又據國史建昌城距嶲州二程者

儉浪驛也獨無所謂建昌城者不知果何地也又據國史實錄兩林蠻距黎州七程又一程至嶲州又二程至建昌城建昌城山上又有風琶蠻不知大理國欲通好何乃用建昌城牒也乎怡顒云儉浪驛又一程至羌浪驛此即雲南界有牌題曰會州都督界豈建昌城者即雲南境上亦如中國之雄州信往來必先道此乎未可知也又按國史自黎州東南行一程至邛部川自黎州南行七日至兩林川疑使南詔者必先由邛部川後兩林川而南詔欲貢奉於中國者亦當先由兩林川乃達邛部川也而所載兩川道里又與續耆舊傳所云不合此亦不可臆斷必須詳考乃決耳

秋七月丁巳幸封禪寺

甲子大宴廣政殿賜近臣襲衣金帶

丙寅以天雄節度使符彥卿為鳳翔節度使彥卿鎮大名十餘年委政於牙校劉思遇思遇貪而黠招權黷貨軍府久不治於是始議擇官代之

戊辰西南夷順化王武才等一百四十二人來貢以武才為歸德將軍　詔自今祀天地用太牢餘當用牛者代以羊豕

癸酉幸新水磑　汴水決宋州夏邑縣

是月命鎮深趙邢洺五州各城其管內縣鎮軍寨

八月己卯詔開封河南府自今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速自收瘞病者不用檢視吏輙以擾人者罪之

又詔如聞兩京士庶之家婚姻喪葬臺吏府卒伶人多詣門遮道徼求財物自今禁止之違者重寘其罪

靈武節度使馮繼業既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時出兵略奪羌夷羊馬戎人不附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携貳繼業亦慮其為變上在潛日與繼業有舊及即位繼業數來朝覲貢獻因請舉族内徙庚辰以繼業為静難節

度使　以棣州防禦使何繼筠領建武節度使判棣州

丁亥令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異財者其罪死

癸巳幸開封府

己亥戸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大名府辭日上謂之曰大名鄉之故鄉古人所謂晝錦者也

西京留守向拱在河南十餘年專修飾園林第舍好聲妓日縱酒恣所欲政府壞廢羣盜白日刼人於市吏不

能捕上聞之怒庾子徙拱為安遠節度使

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

丁未以左武衛上將軍長社焦繼勳知河南府諭繼勳曰西洛久不治卿無復效向拱也繼勳視事月餘都下清肅

庚戌令竊盜至死者奏裁刑法志云部送闕下乃明年事今從實録朝廷擇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考功郎中段思恭知泗州上以思恭嘗有功眉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先詔之曰馮繼

業言靈州非蕃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他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思恭曰謹奉詔上壯之又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於我朝獨無人耶厚賜遣之仍以逺陝諸戎令别齎金帛以遺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撫夷落安靜周訪利病多所條奏甚得吏民之情

庚申以合州濃泗鎮為廣安軍　契丹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以為右羽林將軍仍領涿州刺史周瓊未見

壬戌幸玉津園宴射

辛未以龍捷左廂第六軍指揮使潘光裕為內外馬步軍副都頭領振州團練使賞石嶺關捍寇之功也潘光裕未見

冬十月甲申前司徒竇貞固卒建隆初貞固以前三公赴闕陪位詣范質求任東宮三少預朝請質不為奏乃還洛放曠山水與布衣輩携妓載酒以自適云

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自今發遣舉人往來並給券王偁東都事畧開寶二年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西漢求吏民之明經術者令與計偕縣次續食蓋優賢之

道也國家歲開貢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無遠弗屆而經途遐阻資用或闕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舉人往來給券

戊子畋近郊

散指揮都知杜延進與其徒十九人謀作亂事覺上夜啓玄武門命内侍宻詔殿前都虞候楊義擒捕遲明皆獲上御便殿親詰之庚寅悉斬于市夷其族義廨在玄武門側上一日教戰後池鼓譟之聲徹于外義聞之不測其故遽入至苑門猶着皂綈袍上召見命坐謂曰吾

教水戰因使其譟耳既出謂侍臣曰此真忠臣也

辛卯詔歸峽州並直隸京師　相深趙三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三百三十四人詔復其家三年

戊戌幸新水磑遂幸飛龍院賜從臣馬各一匹又幸封禪寺　易州言契丹右千牛衛將軍王甲以豐州來降即命其子承美為豐州衙內指揮使曾要及經武聖略皆云豐州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王甲居之契丹署右千牛衛大將軍開寶二年率衆歸順又命其子承美為衙內指揮使而本紀及實録遂言右千牛衛將軍王承美來降誤也

己亥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彦超喻上指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榆次武行德行德初見天福十二年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閲及履歴艱苦上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左金吾

衛上將軍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贇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寶訓及故事並稱向拱表彥亦同日罷方鎮授環衛按今年七月彥自靜難徙保大拱自西京徙安遠此時皆不在京師蓋誤也今不取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入謝上顧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

初丁德裕王班張璵同領兵屯西川德裕頗自專恣兵馬都監張延通黨璵益不悅會上親征北漢有使來自太原具言上當盛暑躬矢石勞頓狀延通謂德裕曰上

暴露若此吾儕日享甘美自取逸樂延通蓋言已不自安之意德裕不荅既而璵先歸闕上賜予甚厚及延通德裕繼至上復召延通顧問而待德裕稍薄德裕意其譖已頗疑懼遂奏延通嘗對衆言涉指斥及諸不法事仍指璵為黨上怒收延通璵及王班等下御史獄按之延通等皆欵伏冀得見上面證曲直癸卯上御便殿引問延通抗對復不遜即命斬于市璵班及內品王仁吉並杖脊璵并家屬流沙門島籍其財班許州仁吉西窑

務　契丹錫利裕嚕等十六族歸附以其大首領囉美四人為懷德將軍壘八人為懷化郎將次首領諾爾布沁旺布十五人為歸德司戈本紀十月庚寅後戊戌前書豐州刺史王重安言契丹十六族歸附又於戊戌書易州言契丹右千牛衛將軍王承美來降按王承美之父甲實居豐州不知本紀所云豐州刺史王重安者果何人也會要及契丹傳載王重安與本紀同并載大首領等除官事而實録並無之此可疑也且不知此豐州即王甲所居或別有一豐州而重安亦復一刺史也按實録太平興國七年閏十二月書豐州刺史王承美言錫利裕嚕等族來降名字與重安所言畧同豈錫利裕嚕等族既降而復叛叛而復降故耶不然此又可疑也王承美姓名官號本紀實録皆誤前已改正之獨重安名號無所考證今於此月

末仍書錫利裕嚕等歸順但削去豐州刺史王重安言凡八字庶不與王甲及王永美相亂更俟審訂之

十一月戊申日南至御乾元殿受朝

甲寅畋近郊還幸金鳳園

庚申輝和爾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輝和爾使者道由靈州交易於市知州段思恭遣吏市硇砂吏與使者爭直忿競思恭釋吏不問械繫使者數日始貰之使者歸愬於其國輝和爾汗遣使齎牒詣靈州詢械繫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報自是數年輝和爾不復入貢

丙寅畋近郊還幸金鳳園

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直學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先是堂吏以事至翰林皆拜於堂下學士略離席勞揖事已即退未嘗與坐昉前在翰林猶然及是有白事者遂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於同列則云如此承襲數年矣莫詰其故也禮部尚書長安楊昭儉喜譏訾因揚言昉謁堂吏嘗獲其剌字云昭儉嗣復曾孫初見清泰二年

是月唐主校獵於青龍山還至大理寺親録囚繫多所原宥中書侍郎韓熙載劾奏獄必由有司囹圄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省司罰内帑錢三百萬充軍儲

十二月甲戌朔畋近郊

辛巳户部判官右補闕李令珣免官坐判隨軍三司遺失官物故也

癸未宰中書省視宰臣趙普疾

乙酉以房州防禦使王彦昇為原州防禦使彦昇有膂

力善擊劍軍中目曰王劒兒性殘忍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漢法者彦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戎人於前手捽其耳嚼之下以巵酒戎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其耳者數百戎人畏懼不敢犯塞至天聖中西戎猶有無耳者盖彦昇所啗也

有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上幼從文悅肄業及即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周鄭王時在房州上謂文悅長者戊戌命文悅知房州事新舊録並稱周鄭王以建隆三年出居房州唐餘録

乃云鄭王以開寶三年自两宫出不知何據也恐唐餘録誤據新舊録辛文悦以開寶二年十二月戊戌知房州文悦本傳又稱三年恐本傳誤矣今並從實録

丁德裕又奏西川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鋐亦嘗醉酒言涉指斥上驛召鋐下御史獄鞫之鋐因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拒之皆有狀御史以聞上悟止坐鋐酒失已亥責鋐為左贊善大夫成都記載李鋐坐與張延通寫金字經故責官與本傳不同今從國史鋐未見案宋史作右贊善大夫奪右贊善大夫王昭文兩任案王昭文宋史及薛應旂續通鑑皆作王昭配隸汝州坐監大盈倉其子

輿倉吏為姦贓故也　鳳翔節度使符彦卿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詔許就醫洛陽假滿百日受俸如故為御史所糾請下留臺鞫問上以彦卿姻舊特釋之但罷其節度罷節度會要在十一月

是歲契丹主明為帳下所弒明性嚴忌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者庖者捧食挾刃殺明於黑山下明立凡十九年謚穆宗號天順皇帝無子諸部首領迎立天授皇帝鄂約之子明記號天贊皇帝更名賢改元保寧以上樞

密使（遼史作南院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勲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爲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守興女雅雅克爲皇后初鄂約與妻同日遇害明記年九歲有以氊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國事皆雅雅克決之（明記妻蕭氏即雅雅克也仁宗實録乃以雅雅克爲北宰相蕭思温女與此異疑守興别名思温耳當考）達勒達天王娘子之子策卜迪來貢（會要不記其時）